通志堂経解

1-12
1.411
920

12

書卷第四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纂註史記后稷封于邰別姓姬氏傳十三世至季歷季歷生昌爲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案其文若淺露吾人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紂也徹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

當時之事（蔡傳）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本文也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元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于弗順天厭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荅范伯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蔡註）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書）春之至○吳氏曰案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湯文遂以泰易大○顧氏曰太者大六數然罪未嘗斥爲桀武十數紂罪未嘗不呼爲受餘見傳

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泰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止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一云生

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泰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者改月數於太甲稱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改乎（蔡傳）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這一箇痕跡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郵事體自是不同了　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二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人傑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格言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蔡傳）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輯錄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止意也謨曷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纂註　新安胡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一大父母也○孫氏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象言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靈之靈者耳○呂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其子以之終皇極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如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烙刑之類刳剔割剥也皇甫謐云紂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迹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纂註　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觀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愚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因說文王事商先生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盟津之事文王亦嘗得而辭哉以此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先生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肇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

他子孫誤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個荒涼之地大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泰伯不從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七句曲為文王文飾不若語錄盡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擾亂神祇之犧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有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若徐元聘

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林氏曰尸有餘見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餘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由是也○林氏曰夷如原壞夷俟之夷紂不祀武伐之如葛不祀湯伐之也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變一日無人維持便顛倒了少間脚柱天頭柱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作之君作之師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安蠻底事變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卓

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孟子引書曰其助上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蔡註 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案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爲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爲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己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息齋余氏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謂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未見所本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蔡註 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厎致也冢上大社也祭社曰宜卜文言縱紂不敢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道設教與不敢聖在分焉興亡判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蔡註 林氏曰天之立君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蔡註 專以爲民故武王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爲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之不能爲君師也末言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一紂則惡根除故永清四海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之時故韓獻子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陳氏經曰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天下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集註 唐孔氏曰左莊三年凡師一宿爲舍舍卽宿爲信過信爲次此直取止舍之義非

春秋三日例也○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三十里又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今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集註 呂氏曰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也中下篇先及西土立法自近者始未欲以軍法例約束諸侯也○新安陳氏曰伐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呂氏謂未欲以軍法例約束諸侯恐不然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棄猶言放也犂黎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耆逊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不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

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惟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

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故

浮過也剥落也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戎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必克

集註 張氏曰卽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林氏曰其者未定之辭猶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於未然之前辭當如此戎大也如曰殪戎殷曰戛伐大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新安胡氏曰案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輯錄 馬氏曰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語註

輯錄 葉氏曰夷人若與等夷也既有離德則視我塗人耳○張氏曰言夷人見無復君臣上下之等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遍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輯錄 天視自我民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德地便是理合德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爲是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如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爲異知其異不害其爲同文蔚

輯錄 新安胡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王氏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爲天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輯錄 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又有光焉

輯錄 新安陳氏曰于湯有光乃武王之夸辭如所謂功光祖宗云爾孟註

輯錄 甚得本意蔡氏於湯之心爲益明白之說議論雖深一步以失本文之意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勖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輯錄 老子禍莫大於輕敵○林氏曰考之孟子一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盲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書孔氏爲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愚謂勖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欲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林氏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辱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辛亦可言君子益贊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亦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意同○張氏曰蔡氏以類至其類亦甚彰○新安陳氏曰按本文正意類亦甚有福善禍淫之道顯然甚明禍福之來冬以應道合五常言不如張氏得本文正意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祀降時喪爾其孥戮爾其孥戮爾其孥戮

眞氏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離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嗚呼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

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德遠于天下多方之受非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數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尚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慊負之慮恐爲文王累故曰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於言自然如此非有一毫作爲於其間也○愚謂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所當然也又案三篇三數紂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衆前統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陳氏曰禹征苗誓于師舜誓于軍湯誓于亳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毳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案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林氏曰言日不言月上本泰誓文也○孔氏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循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林氏曰文王伐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友邦冢君則江漢之間先附者也○八國皆來助舉其遠則近者可知○蘇氏曰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羌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微關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

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蔽以打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肆陳荅報也婦妲已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頗倒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昏棄先王之肖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蔡註 氏曰秦誓言紂之惡終于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于用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此乎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也步進趨也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夫子勗哉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蔡註 王氏炎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羆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羆皆猛獸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蔡註 陳氏大猷曰用兵以節制爲尚以武勇爲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爲戒○夏氏曰使其役屬於我西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義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奉誓武戒一篇之中以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平讀者其味之 蔡註 王氏曰功多厚賞前哲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戒克厥愛之意○愚謂此臨戰誓師之辭杖鉞秉旄所以尚威容貌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肅人之容軍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陳之禮也自勗哉以下又勉之以臨戰之勇無衆之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爲王者之師歟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輯錄

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爲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爲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遺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爲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先生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處只自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長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按有七經小傳吾可撿看又漢書歷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蒼滿子善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

輯錄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秦晉隋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朝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

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循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輯錄

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今文合但有五字差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離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張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今案伏生今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尚書之離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張氏家推歷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若無閏則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非服之下耳未祀十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以湯誥考之此說爲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惟豐刑爲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爲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設難盡信也孟康更以豐刑爲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又說之甚也此恐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輯錄

蒼滿子善

明日爲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爲翼日○唐孔氏曰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

蔡註 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呂氏曰但歸放牛此偃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唐孔氏曰去服侯甸男采衛要此舉其要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蔡註 陳氏曰歸馬放牛此偃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唐孔氏曰去服侯甸男采衛要此舉其要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輯錄 義剛問生明生魄如何先生曰日為魄月為魄是顯魄魄死則明生魄如何先生曰日為魄月為魄是顯魄魄死則明生書所謂

哉生魄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魄如於魄魄載魄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層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二次故謂之望日在酉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其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八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又楚辭集註荅天問夜光何德章可參考

蔡註 新安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七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別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冊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

封于邠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輩只看卽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要考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爲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大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爲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爲自虞芮質厥成之後爲受命之元年廣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氏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璘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

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以生拍破一般寓商紂之世文王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若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孟註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三大聖人於吾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至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這裏是都邑之地這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黜帝則而天下歸爲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紂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者莫非勉之以不忘我先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也武王告

新安陳氏曰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韋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

賀孫

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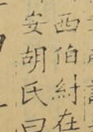
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烟起以聲動諸侯之聽也○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虐西伯猶歎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己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邪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惑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信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

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殘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後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林氏曰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言己乃有道之人之曾孫明周之世世修德有道非一世也○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甫田曰曾孫不怒左哀二年蔚賵疏戰禱辭亦稱曾孫○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夏氏曰俾使也無不相率以爲己使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昭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陳氏曰成命一定不易湯誓不敢不正之意也故曰恭天成命○新安胡氏曰傳註或曰玄黃之說非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
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乘伐之師始來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攻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于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賙窮恤乏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上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魯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此爲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踐踐相殺苗子曰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書說觀武王鋼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心非欲殺也卓杵或作鹵楯也孟註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漢人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義剛一戎衣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中庸章句

血流漂舂杵甚之言○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萬侯周師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膠萬去而雨甚王遂行曰吾雨而行所以救膠萬之死也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武王臨戰不敢以勝自必待天之休命先儒雨止畢陳蓋過論也周師未嘗血刃而紂衆自相屠戮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爲之資耳○新安陳氏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爲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爲公也○愚謂漢高入關除苛解嬈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

三建宮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

列爵惟五分土惟

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天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勸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闕文案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新安陳氏

祖道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桀歸來猶做工夫且如西旅之獒貴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丕顯亟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且如西旅之獒貴重致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王氏曰惇厚其信使天下不尚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勸忠○呂氏曰武王至此大定矣何爲哉無爲而天下自治可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若存焉○唐孔氏曰此篇體裁異於餘篇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
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案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子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耄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此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辭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輯錄 武成月日譜一月以孔註推當是辛卯癸丑庚辰旁死魄孟津二十八日二月若前月小盡則是庚申朔大盡則是辛酉朔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則是四日辛酉朔則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閏月奉校書說是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若不置閏則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也○若前兩月俱小則此月已丑朔一大一小則庚寅朔俱大則辛卯朔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午朔一大二小則己未朔二大一小則庚

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小大計必無辛酉也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下
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二小則己丑朔一小三大則庚寅朔哉生明
王來自商三日旣生魄諸侯受命于周十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或乙
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丁未祀于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
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右以孔註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旣死
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旣生魄與丁未庚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
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
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幷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旣
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爲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
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
多也宗廟之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於周廟則爲剛日非
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舉五日之閒三舉大祭禮數而頻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
識于周廟則六日之閒三舉大祭禮數而頻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
知劉歆何所據也顏註以爲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
顏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案張霸僞書有武成篇劉歆誤以爲古文說
見書序疏中　考定武成次序惟一
月壬辰止讀者詳之蔡見傳　書說　蔡註　愚案近歲梧蒼鮑氏稷有定本
句斷處差五四月至豐一節以武成一篇每行十三字寫該三十五行少一
字掇王若曰以萬姓悅服一十三行在厥四月止受命于周六行之前或以
爲然姑
備一說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數今文古文皆有　蔡註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是敬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歸皇極上去蓋人君爲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便是驗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極格言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經說說洪範曰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是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賀孫　蔡註　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殷之末周之初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周爲臣僕史記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武王即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伊川說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三與一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某說一字錯下面十有三祀字是洪範本文見得武王釋箕子囚了問他若十一

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是遲遲此說頗是經說

蔡註 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張氏曰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爲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新安陳氏曰武王下車之初以道統爲重即就問箕子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雖封朝鮮終稱箕子而洪範終篇稱武王曰而曰汝而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歟愚案西山蔡氏有洪範說傳多用之餘見纂註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集傳 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東萊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乃言重其荅也陻塞汩亂陳列畀與洪大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荅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

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也

輯錄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鑑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言天之信邪未知林說如何望折衷荅曰便使而今天錫洛書出圖洛出書皆得不之信耶又曰天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荅潘子善鯀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鯀而以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東齋集傳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以鯀爲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賞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自修問比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言彝倫攸斁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荅曰固是大雅

圖書源委詳見易學啓蒙

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擅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其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可學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前四者乃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擅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惟此說好節初一次二此讀音豆也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　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此東齋集傳民之有福君所當嚮民之有極君所當畏道夫　孔氏曰此以上禹所第敘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陳氏大猷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五行之次○王氏曰皇極立本三德趨時○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爲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得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又曰自歲至

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是也○節初齊氏曰彝倫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　初

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嚮所以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備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十字畫恐自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十以天道人事參五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

曆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庶徵驗我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我之得失於民也○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六極之極窮也苦也○張氏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復齋董氏曰董仲舒劉向洪範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雖體若可信然其所配止於五者而六極行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為說固已拘泥不通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行其一而無所當則於各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眉山蘇氏雖不若漢儒之鑿然其相配亦止於五疇而已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大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同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猶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東齋集傳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德明潤下潤溼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東齋集傳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人之革苔曰不然是或從或革爾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大雅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盤便是從更要別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個從革作辛是其氣辛韓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

乎氣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析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為二氣豈無其理而自爾哉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為春夏秋冬之四季而名曰沖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本末當相離也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者為脾心肺腎脾之流為水燥之燥為火溼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之生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剋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皆為土五行之相生所以通志堂

相攻也其相克所以相治也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於稼穡而推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斷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唐孔氏曰六府以土穀爲二五行以土穀合爲一○蘇氏曰潤下至稼穡皆其德也○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新安陳氏曰案蔡傳於稼穡獨以德言而其說皆本蘇氏上四者以性言則不本蘇氏遂覺德字下得未順西山說於此云土之性不可以一二名而其用盛於稼穡稼穡所以養民也却元不用德字○愚謂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木擦齒酸之說恐未然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貌外於內故以爲主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上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皆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晳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石洪範論東坡亦同○西山蔡氏曰貌言視聽思五行相克之序也即五常之序也貌以生爲木言以斷爲金視以明爲火聽以聰爲水思以通爲土皆自然之理也○蘇氏轍曰人之身蓄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言之詳矣醫者捨此無以治病漢儒以言爲金聽爲水得之矣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孫齋黃氏曰水貌而太陰火言賜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主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使自臍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水也二生火火便有氣人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木猶視明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徽菴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氣之出爲言精之顯爲視氣之藏爲聽其主宰爲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下合自兩京以來說者不一幸合傅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竝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與屬不同配者對峙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圓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

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案素問言相生亦有不合水易置乃可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大府五行五事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爲主猶五行以土爲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李氏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爲之效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爲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充而極於肅乂哲謀聖矣不以敬爲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心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益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漉乎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淪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唐孔氏曰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爲次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以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之說非是○陳氏經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史氏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爲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

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唐孔氏曰五紀五者爲天時之經紀也○王氏和不同者彼以徵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於授時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友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集註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苔項平父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如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之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詠皇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樣子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故雖不協於極者君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 皇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就此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猶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於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人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斂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故又有五事之說若以皇極爲大中則與五事似不相干漢儒如谷永書建大中正五事猶相通說今之所謂皇極者只是順從無所可否繆說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爲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略略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賀孫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視中央中央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望之一齊有着平陽蒲坂如此應于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

路直說到後面以爲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泳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荅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天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陸子靜荆門軍曉諭乃是斂六極也德明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復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數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若深文如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餘見後皇極辨

集註　新安陳氏曰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　凡厥庶民有

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

皇之極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於極未合於善也不罹於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勸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集註　新安陳氏曰而康而色辨傳皆作民言孔氏謂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而況誘掖人則人心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君則尤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攸好德爲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

輯錄　有猷有爲有守是有德之人承　餘見後皇極辨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輯錄　見後皇極辨

集註　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人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
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能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

輯錄　有能有爲是有才之人嘗疑正人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爲善與無常産有常心者有異泳　正人與辨傳異餘見後皇極辨

輯注　西山蔡氏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猷曰上一節是廣大以奬育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核用人才○新安陳氏曰正人有四說則摩詰惟厥正人以爲官之長者爲安於人民之分及上下文理相協汝則錫之福汝雖錫之福二福字只當與上文斂時五福作一樣說蔡氏用古註爵祿之說似未曉此句蔡傳爲優無好德則福之本已撥君雖錫之彼無以受之矣此疇首言建極錫福皆爲民言至此則錫之福畴首言建極錫福皆爲民言至此則錫之福雖錫之福皆爲有位之人言然於此三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繼而念之受之爲民言也則錫雖錫爲人言也雖若雜舉而實有條理大意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才而富以祿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又案辨爻分別民人三德疇人頗辟民僭咸其證也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則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輯錄　無有作爲耳

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覆說只是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大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汪

輯注　孫氏曰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通達之意餘見後皇極辨

平平坦夷之意○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新安陳氏曰遵循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二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吕氏

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上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此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人如掣表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天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則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其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

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唐孔氏曰天下歸仁焉此歸意與彼同○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新安陳氏曰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相照應謂實有之極也○息齋余氏曰下章傳指此章爲敷言恐未必然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行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見後皇極辨

其訓 訓猶於人乎○蘇氏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龐雲有象數而已焉與箕子陳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箕斂此以上皆身教也凡民於皇極未易悟箕子欲武王不以身教廢言教耳○息齋余氏曰傳此節易師說似隋世今民誦五教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與一小以見大也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仁凡有才能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不能使之有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於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

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甚茫昧微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試嘗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說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辭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居中而不可直謂之中中之得名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名之義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隨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始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以一言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余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六三德一

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

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治之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爲勝僧

張氏景曰三德取臣之道見下文○唐氏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正直剛克柔克正直而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不剛不柔爲正直蓋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柔克謂柔勝剛三德如是當乂川之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一於剛則失之亢一於柔則失之懦患剛克之至於亢於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過而歸於中患柔克之至於懦於是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於中其論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矣○新安陳氏曰蔡傳云習俗之偏以彊變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威福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柄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林氏曰此三者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此三者苟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縱三德而爲皇極之用哉○吳氏曰玉食非帝王所急足以觀主威之不下移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則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陳氏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以明火熬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東齋集傳

孔氏曰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使爲卜筮之吏○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亹非細事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 此卜兆也兩者如兩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龜惟贊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即龜用二即著

兩霽蒙驛克即是五行兩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即金也 案五兆配五行與傳二同三異俟考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之過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輯錄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

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先生曰如乾史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 貞

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

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

稽疑

凡七兩霽蒙驛克貞悔占卦也內卦二貞悔也行推忒變則無窮皆當推行以極其變卜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東齋集傳行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備 輯錄 行推忒變也 上七者卜筮之變○葛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爲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爲信故盤庚遷

凡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五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社註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敘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徽庵程氏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違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猶疑以卜筮爲重而龜爲尤重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卜筮既未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著龜之靈不至戕於人也

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大同之吉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

逆庶民逆吉 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逆卿士逆吉 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未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自龜從筮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大夫子替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同也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以上並東齋集傳

王氏曰周官有大事卜庶得五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張氏曰決疑主於著龜故進於卿士庶民之上龜筮既從而卿士庶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歷數在躬啓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曆○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或別有私心未可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曆○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

庶民又不靖反曰鄭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汝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為靜而不為則吉動為則凶矣此義至精微雖天下舉以為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又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也○吳氏曰天下之事卿士庶民皆不可而猶有吉者蓋自古未之有也使箕子之說行後世人君將有棄卿士忽庶民而惟龜之從邪說異議得以乘間而入天下自此多事矣此蓋商俗尚鬼習聞其說遂信不移雖箕子之賢不能拔於流俗也○愚謂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蓋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若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初不以卜筮為先也事之可否固已默成於胷中而人謀又協矣猶有待於鬼神不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聖人謹重之至亦所以示於民使之信從其事而不懼與惑也若人謀未從惟龜是聽誠有如吳氏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為而人不悅有人所欲為而己不從亦有己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為可者是皆當於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乎天矣此稽疑一疇尤以龜為重非茫無底止而一聽於卜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紋庶草蕃廡 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闕少也紋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

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氣散則游氣之聚散飛揚者爲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爲之備謂皆有而不闕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此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唐孔氏曰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下言百穀用成此言庶草蕃蕪茂盛則穀必成矣舉輕以明重也○西山蔡氏曰貌木其徵爲雨言金其徵爲暘視火其徵爲燠聽水其徵爲寒思土其徵爲風曰時者五者與歲月日各以時應也○徽庵程氏曰庶徵之日六有氣與候之分雨暘燠寒風五行之氣也時五行之候也五者來備以下言庶徵之氣時謂歲月日時之時王省惟歲以下言庶徵之候氣以驗皇極之得失候則并驗乎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也一得一失有則俱有氣候之以類應者亦如之不必如漢五行志之支離也○新安陳氏曰時有二說孔說指爲時雨時暘之時但該後一半不着程氏本王林之說以氣候二字分之其論遂闊大該貫然孔說亦當存之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闕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風爲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葵初王氏曰案吳幷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序與五行五事相符引諸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以孔氏陳氏之說補之極合造化而木氣猶未當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書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

失其序庶草且蕃蕪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晅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孤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案禮疑以雨屬水以露屬火露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輯錄 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庶徵之目五者備敘則庶草滋蕃豐蔚即下文之休徵也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徵也○東齋集傳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燠寒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先生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冰舊說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徵咎徵何得濫言時邪東齋集傳問吳斗南說如何曰舊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兩只屬水自分曉怎生屬得木問寒如何魯公曰他引左傳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

輯錄 休徵咎徵

時暘若曰晢晢時燠若曰謀謀時寒若曰聖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

若曰蒙恒風若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修則某休徵某事得則某休徵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蔡氏

今人讀書麤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人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

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故常風若又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銷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李氏杞曰休咎之分皆起於君一念之微○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爲之說驗之於古則繫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繫與○復齋董氏曰將以防其君之失適以啓其君之惑○伏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從異謂不乂厥罰恒陽惟木沴金言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木金水火沴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各有繫一歲之利害有繫一月之利害有繫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錄 王省惟歲言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備問王所當省者一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備五者來備以下申言曰雨至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以下申言曰時之義或以日或以歲終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新安陳氏曰此曰字蓋更端而言庶徵之候卿士師尹不言省蒙上文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此覆說時之徵歲統月月統日職專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爲咎證東齋集傳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上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南北各八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人之休咎繫乎上人之失得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

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寒燠風既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于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新安陳氏曰案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匽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息齋金氏曰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唐一行曰食議中有曆與占之說甚精○沈存中於此不言曆數者曆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唐一行曰食議中有曆與占之說甚精○沈存中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暮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筭黑筭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噬也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休咎徵於天則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東齋集傳

孔氏曰壽百二十年○唐孔氏曰世有長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御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倘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

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案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交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說以諭人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證之事也蛟東齋集傳問箕是皺箕以其皺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皺箕以其皺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星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彰若東南入箕則風者蓋箕是東南方屬巽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倘

西山蔡氏曰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之於歲月日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則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多風為旱移而西入于畢則多雨為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日月月

壽云百二十年故傳言之未必有正文○林氏曰唐李泌云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僞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爲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非福矣故考終命終焉此之五福五福以斂好德爲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耆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於建皇極哉○王氏炎曰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不言貴賤以嚴分然貴者未必爲福賤者未必爲極故榮紆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

憲到今稽之○徵庵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

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繫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六極以人所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爲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爲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爲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踈如以百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已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庶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已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又曰即皇極爲大中者更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即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盡得這五事便有五福備盡得這五事盡得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很瞳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

斃牖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強於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特以居六極之終○息齋余氏曰六極大率五福之反好德無反者求在我者也○愚謂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蓋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此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先生口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近諸孫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大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

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史高四尺曰獒案說文曰犬如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踦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踦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則後世之君便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不得不戒以此爲防後世猶有求白狼白鹿者○公羊傳釋音踏丑略反猶超遽不暇以矢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新安陳氏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失矣○林氏曰頴達以器用爲一或謂羽毛齒革之類器也牛馬大龜之類用也先王於四夷不責彼之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

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輯錄 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先生曰展審視也不當訓信時舉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僩錄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去聲先生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如字合去聲先生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

王氏十朋曰苟非王德所致其頒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物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呂氏曰聖人公天下為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等差自親及疎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蘇氏曰展親展布親親之意○新安陳氏曰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德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即君之德也易字從傳為明展親從蘇為優

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不狎侮狎侮

統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註 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呂氏曰恃嬖之所指如意而有玩忽人之心則人必以為薄德矣故喪德以嬖如人意而受之則玩弄於物溺志於此而不自覺豈不喪志○新安陳氏曰喪志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輯錄 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也○孫氏曰君子者天下之所歸心也待之不以禮則君子去矣何以盡人之心小人以力輔我者也使之不以禮則小人

怠矣何以盡彼之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文曰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耳目為主而心為所役則物交物而為所引百度何由而正○陳氏大猷曰受嬖是役於耳目之玩也

註 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呂氏曰恃嬖之所指如意而有玩忽人之心則人必以為薄德矣故喪德以嬖如人意而受之則玩弄於物溺志於此而不自覺豈不喪志○新安陳氏曰喪志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輯錄 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也○孫氏曰君子者天下之所歸心也待之不以禮則君子去矣何以盡人之心小人以力輔我者也使之不以禮則小人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者聖賢相授心法也

輯錄 銖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而非以道寧矣○林氏曰獻之志言人之言而非以道寧矣○林氏曰獻之志言人之言

陳氏大猷曰受嬖則志動於物接字如何先生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以求納亦必有言其可納者太保言不當受乃告言逆耳以道揆之則知所從違矣○呂氏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我知言內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善養浩然正自分明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無益不貴異物

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游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集註 陳氏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之物矣遠格則邇者可知邇安則遠者可知又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獻而言也 集註 何曰相似是箇矜惜持守之意 集註 王氏十朋曰嗚呼始欲其慎終欲其勤也○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謂小物易所謂庸行受獻雖若小節所指甚大○呂氏曰當於一顰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予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足聖人歸咎之不已常若欠一簣○林氏曰世豈有爲山者哉蓋假說以見意爾孔子之言蓋本予此夫卻一獻之獻亦細行爾而世王之兆實見於此箕子曰彼爲象著必爲玉盃爲玉盃必思遠方珍異之物紂之亡原於此豈在大乎此所以言不矜細行而欲享世王之功也○陳氏經曰一簣之虧是爲山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 允迪茲生

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一身實萬化之原豈於理有毫髮之不盡與

旅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集註 王氏曰孜謂此一篇之言○愚謂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然其言忠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獒可以不受吾之訓不可以不從固以明矣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者所以君明至良而後世鮮儷也漢文帝無太保之訓而却千里馬其賢矣哉

金縢武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事之始末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集註 金縢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未歸○鄭氏曰凡藏秘書皆然非始之以金不欲人聞○王氏曰朕滕緘也以金緘封若今鎖然 集註 孔氏曰書藏於匱緘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悆豫猶言不懌○陳氏櫟曼曰是時成王生纔五年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公大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其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

卜者是此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亦未之通矣

新安陳氏曰蔡傳非孔註專以穆爲敬而其卜亦未然也以昭穆之穆證之旨殊深遠之意

周公曰予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予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

公立爲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舉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邰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爲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一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

新安陳氏曰蔡傳非孔註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亦未然也以昭穆之穆證之旨殊深遠之意

復齋董氏曰古者有事入廟則爲壇以祭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爲壇墠於廟中之地以祭焉支子曰臣之禱久矣子之不壽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義也或曰金縢之禱不如命于伊川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疾周公請代之意蓋以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相父人鬼爲言三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案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巫覡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然惟不用師說所以疑于天之下有闕文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

新安陳氏曰謂己仁於父元孫不如旦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

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新安陳氏曰數廣陵助四方

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俟猶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藏璧與主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公攝政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謂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豚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輯錄 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于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二王若有侍于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仙山是要代武王之死爾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丕子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材多藝自能服事天賀孫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陽 輯錄 林氏曰自惟爾元孫某至我乃屏壁與珪即冊上所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記載代以某字周公以辭事神諱名始於周也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丕子○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大位者姦之窺危病者邪之向異時三監之叛周公之先見微矣○林氏曰旦多材藝元孫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新安陳氏曰元孫不若旦非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言武王不救則天命墜宗社亡非過爲危言埋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定商八年後三監之變尚如此況克商二年乎周公忠誠懇切欲代王死以輸危急蓋以武王一身宗社生民之身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世社稷生靈禱也

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二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 蔡註 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君上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然證以詩之語則卜者兆體亦可通上下言之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視冊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縅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案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

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集傳〕既克商二年止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之事〔集注〕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集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輯錄〕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流言於國以危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輯錄〕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遭變時事管叔及其羣弟止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敬之於劉傑刁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時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集傳〕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輯錄〕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見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必從不請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而誅之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我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輯錄〕曰止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文集〕孔氏曰辟法也告召公大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吕氏曰舜封象於有庫所以爲至仁周公以法法三叔所以爲大義事異而心則一也○張氏行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有怨於身則不宿獲罪於天下則必誅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集傳〕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遍之之辭也〔輯錄〕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文集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征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答徐元聘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處須着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胷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則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若何叔京問罪人斯得或以爲管蔡或以爲周公之未知罪人之爲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啓金縢而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所謂居東二年即東征否先生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傳家錄有一段云云答徐元聘與後答仲默帖同銖問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馬鄭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

儒誅辟之說鉄窩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憾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徐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戒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先生若曰辟字當從古註說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若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辭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寧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與蔡仲默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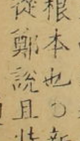


唐孔氏曰惟言居東不言居東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又曰傳言二年者謂初去及來凡經三年也書云二年者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也○張氏曰罪人之得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三年初不相妨○吕氏曰方是時內而少主疑惑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恃而敢出征三年之久蓋十亂尚有如二公者爲太師太保而在內可以委付內事調護鎮定於其間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輒去君側舉足左右變不旋踵矣○碧梧馬氏曰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是東征而後得罪人也若是中間白閒坐了二年何以得罪人蔡氏曲成鄭說爲語迂回合詩書比不觀之究從孔氏

刑辟之說其庶矣乎○武夷熊氏曰或曰所謂流言不過羣叔播爲中傷所謂我之弗辟音避居東二年乃是周公避之而居東所謂罪人斯得則周公居東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也于後管叔懷流言之罪挾武庚以叛而後誅之耳豈有兄弟之間方聽道塗之言而遽欲致辟之乎曰不然也固不諮蔡仲之命乎亦惟曰羣叔流言即接以致辟之辭矣曰流言者特微其辭耳三監武庚之叛固已在其中矣蓋當是時成王以幼沖而撫新造之邦流言之變危急存亡之所繫周公以身佩安危之寄擔當重任撫機不發大事去矣故寧不顧兄弟之親不恤天下後世之議己事蓋有重於此者所以即形爲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之言而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東征致辟之事也況謂之曰罪人以其煽亂王室而聲其罪耳豈流言僅及周公而遽以罪加之乎由是觀之此爲何時尚可從容二年之避乎吾知公必不然矣

鴟王亦未敢誚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未釋故詩文集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管蔡流言以誘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爲此詩者爲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故詩傳呂氏曰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新安陳氏曰我之弗辟朱子初主孔註甚力後來改從鄭說且特與

九年言之國家大事用卽位卽不敢違也然深恩厚德之從孔註甚正大從鄭說實遠晦辭卽致辭如曰乃辭之一字便是施刑於彼何待致辭卽後明我不以刑辭罪之則無以告先王辭甚明白若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其無以告我先王不害避之將何以告先王乎有辭字在上則居東卽是也貽以東征矣作鴟鴞詩所謂既取我子便是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囚風雷之變成王迎之以歸也首尾關涉三年朱子與蔡帖引避堯辭之子爲證與此大不同謹疏於此以俟通經君子察之

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案秋大熟繫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簽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卽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

之勿道者非是 秋大熟止我勿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說文集 葵初王氏曰如蔡默當云我莫敢言耳說文勿莫也 王

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案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馬融本新逆作親逆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卽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證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案武王疾遼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迓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王執書止文集成王方疑周公二公何不爲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矣當是時成王欲誚周公而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誚也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齋通志堂

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咤異成王又如何恰限去啓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賀孫

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況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郊者及公至則郊勢而親迎之也孔氏以爲郊天誤矣又謂木有偃拔起而立之亦非凡禾爲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禾也○新安陳氏曰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爲之雷風偃木既知周公則天爲之反風起木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邪○林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終始故於此併載之○愚謂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謗而不遑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水爲之自合庸非天乎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二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感悟迎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和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語多牽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休卜用曰子曷其極卜曰朔今卜幷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詰諭之也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

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尚且爲之必欲人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幸若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卒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廣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叛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殘宗社爲墟寧不動心玆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捨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捨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能○陳氏經曰使三叔監殷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史治其國之意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

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長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志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輯錄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爲至共音的聲非也其義止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弔於上帝也成王在上爲天子號令雖由己出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之辭若二典所謂咨甘誓胥征所謂嗟寫意至周時發語之辭變而爲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越及也○孔氏曰猷道也順人道以誥天下也○陳氏曰今人誥諭人多先言我說道理與汝也○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方盡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幸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諭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眞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諭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馬融讀不少延爲句○薛氏曰洪惟與洪惟作威同○復齋董氏曰幼謂年少沖童也○陳氏大猷曰格知格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明故先謙言己不知天命也○王氏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注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乎

輯錄因論黜書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註家所及人傑葉氏曰禮天子在喪攝乎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大猷曰渡水曰涉涉說曰濟○夏氏曰敷布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於此不忘前人之大功烈也○孔氏曰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新安陳氏曰若涉淵水畏之之深也往求攸濟濟之之道也急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賁敷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能奉行天討而閉天之降威也○眞氏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王氏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愚案朱子深取王氏黜句而蔡氏不盡從何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葉氏曰自成王稱之曰寧將言下文伐殷十吉之事故先發此以

考槃言之曰寧人以其在前曰前寧人皆稱武王也○呂氏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大誥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成王所以即而受命焉○薛氏曰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同意○史氏漸曰文武成之際事之大者凡三皆以卜而決文王將徵得非虎非熊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造周之謀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興周之基自此而定成王主少國疑之際而三監商奄相煽而起賴朕卜并吉故周公寧違衆而舉師不敢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著周家三世以三卜而興則大龜爲世守之寶也亦宜○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註四國作大難於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歟○葵初王氏曰西土指鎬京爲是即牧誓所謂西土之人大艱以下艱大例之是因流言而有東征之役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呂氏曰反鄙之鄙如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前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案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盖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 孔氏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國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林氏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征民獻與黎獻同蘂武子以三卿爲主不與楚戰亦周公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雖衆皆不知天者也知天之十獻爲主可謂衆矣惜十民獻名氏不見於後世耳○楊氏曰惟至誠爲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基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簪之謂也○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者龜何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中之著龜也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決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之大綱領也敉寧武圖功以武字稱武王之例并吉如金縢乃并是吉指龜與占書并是吉耳釋此二句古註爲優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

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
然亦在於王之言邦君之室謂三叔不違卜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
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新安陳氏曰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據蔡氏則以小子爲成王自言接上文言之謂是在王之宮
翼爲父老敬事者據諸說則以小子爲邦君等之自稱以考
邦君之室及我小子之身當考成其敬翼以自反而已不可征也二說皆未允
當宜與下文厥考翼其肯曰兩處一樣說而皆通可也大抵周誥聱牙又或訛
闕不可強通姑解其大略可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
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戡于恤不
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爲印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
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
於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
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
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新安陳氏曰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投艱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
印字即我字先存中以爲秦語乎音故謂
呂氏曰天之明示威畏非以困

然不義
大矣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
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
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
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
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
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
可褻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
我丕丕基業其可違邪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我乃欲輔成我大業也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
乃所以弼之也多難與邦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強處即所以畏天命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
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
人攸受休畢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
征是也故周公專乎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

能遠覽前日一事而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吾閉而不通蹙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下所以吾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人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蹙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蹙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案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輯錄　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唐孔氏曰二節文辭略同義不

棐諶○林氏曰武庚之叛是天之閟塞而使我蹙慎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審其德慧術智於疢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難以成武功之所也○新安許氏曰文公謂棐匪通今蔡傳解棐為輔乃異師說蓋天非誠然有言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故此歸之於天非諄諄然命之也民心之所欲即是天意如此○陳氏大猷曰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諭之耳○新安胡氏曰寧人皆當從前寧人之說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命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曰思之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其子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基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不肯播種況肯後其治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不肯為之播種況肯後其治而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緜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則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蘇氏曰如我昔者本意頗順厥考翼與前考翼不可征要當闕疑新安陳氏曰案蘇說文意則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厭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纂註　張氏曰此段當在闕疑之數○林氏曰王氏謂之為得○眞氏曰養如養寇之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讎之人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耶友愛之人伐吾子尚可言也以友愛之人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耶勸我汲汲救乎友指三監三監本吾所親愛者一旦至此孟子所謂溺而道之者也伐厥子如詩所謂既取我子也民謂當時異論者實指邦君御事而言之民也若兄考指武王言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友謂管蔡子謂成王兄考之子也管蔡叛周是伐兄考之子也兄考之子為友所伐爾民乃欲養禍而勸以弗救乎王曰嗚

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
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肆故也欲其舒故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禁昏德湯伐之故言爽
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
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
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
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
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案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
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辭也越天棐
忱天命已歸之辭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
公歷舉虢叔閎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
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爲亂臣又何疑哉 陳氏曰肆伐
是肆○林氏曰王莽大誥亦曰肆也見翟義
傳○一說我鋪陳辭旨欲其聽也○孔氏曰十人謂民獻十夫○林氏曰國家
有大議大利害紛紜不決非有大過人之智足以決定大計安能致邦之爽明
無疑哉武庚之亂邦君御事皆疑此十人者惠然而來以爲可征則夫十人者
蓋哲人也十人所以爲哲人者以其能迪知帝命故也○新安陳氏曰爽明
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即民獻十夫即所謂爽邦之哲人也

亦惟此十人蹈迪而深知帝命及天之輔忱命德討罪天之法也爾於常時尚
當罔敢變易其法矧今天降戾鄰胥伐骨肉相仇事勢危迫如此爾乃以爲不
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豈不辭意明順乎蔡氏必以十
人爲十亂費辭辨之終覺首尾衝決且自爽邦至棐忱十七字中本略無武王
時之意不過硬說上耳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之一公不應自言之也前十夫馬融訓十亂尤未足據 予永念曰天惟
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
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集注 林氏曰我長
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而後已今此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
其事乎蓋武庚之叛而不去則爲不終朕畝矣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
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
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
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案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
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
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到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
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此



知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不曉不得



新安陳氏曰前一節只當與此合爲一章○眞氏曰此章以子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實命我所不可違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惟若茲言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本不專恃於卜也○愚謂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于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終言之

微子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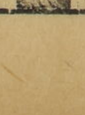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之母正后辛立是爲紂○林氏曰詔王子出迪語云微子去之微子當紂之時處可疑之地而去商亦遯于荒野而已及武王克商始抱祭器歸周武王使復其位初以殷之封爵居舊位也不曰朱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竝稱三仁○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至此始封之也

八策命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諸王邦之蔡之類此篇初無此等語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爲是且武王猶封箕子於朝鮮豈有捨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乎○新安陳氏曰殷武庚紂子祿父也命微子不過支子爾武庚在爲殷後奉湯祀者蓋紂以嫡子立爲天子武庚紂子實爲大宗于微子不得與也武王既殺武庚始得代之爲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也武王氏炎曰紂之後可絕湯之祀不可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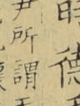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實以客禮遇之也振驚言我客戾止古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此昌氏曰先王之心公平處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前朝之有爲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王氏炎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用其舊儀○呂氏曰象非止訓似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

先代典禮器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考乎孔子歎文獻之不足徵與南宮謹得十二之五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新安陳氏曰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此章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爲之使修先代禮物作時王之賓客亦稽古典爲之也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皆古人所已行者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於既往與國咸休二句所以期之於方來又曰象賢之賢獻也禮物文也文非獻不能修禮物以有徵子之賢也孔子時宋文獻不足徵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故尤以象賢爲重前日失之於武庚今日得之於微子所以繼前聖下可修禮物以俟後賢焉嗚呼乃祖孝恭有此賢德上可象湯德以繼

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厥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象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於寬○新安陳氏曰齊聖如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即所謂溥博淵泉湯之寬亦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聖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爾湯之功德傳記不一開闢以來莫如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

文之意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歌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猷道今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法德曰厚而不忘也歌饗庸用也王若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慎神人外也故言肅恭○唐孔氏曰左傳僖十二年王命管仲有曰謂督不忘即此曰篤不忘之類也○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歌記曰宋之郊也契也○眞氏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歌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爲象賢也○葉氏曰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周與商書微子篇末傳異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成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徧生於僭通志堂

[illegible]於疑非疑無憎非憎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未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呂氏曰微子既爲於敬矣而猶勉以戒勉期望之也○蘇氏曰當武庚叛餘以漸逆之周侯前代未盡亡之賢子則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深防之具宜急也乃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胡可及此○陳氏大猷曰服衣被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眞氏曰弘乃烈祖至無斁叶韻體也○新安陳氏曰惇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享明乃服命謂所服受之命令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重禮制爲說而林氏祖述發揮之意深論奇然非此句本然之文意也必於此以爲防其僭擬則於康誥復何以訓之乎此既言之結語勿替朕命又申言之實皆指此篇誥命耳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呂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殷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周何心哉殷武庚以叛黜後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其體當如此○眞氏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辭從容和平略無急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王氏炎曰秦誓牧誓言紂之失至於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此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關相與言

而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夫則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竝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

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輯錄

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大學或問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

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知今人極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格言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以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牧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廣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纔說太祖便必及太宗也義剛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乎處謙

蔡註　孔氏曰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子孫而并卿鄙地○息齋余氏曰眞氏乙記云胡氏以為武王書朱子從之蔡氏辨蔑力今姑從先儒以為周公作更當博考於大學衍義則明以為成王書今案不靜未庚迪屢來同等語似指武庚以後事武王之時玄黃迎師未嘗有此又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以多方所書公傳王命之例觀之似可通寡兄並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疑與康王之誥寡命同義據此等處理或然也又曰嘉禾序傳謂得

禾與風雷之變同時金縢傳謂風雷在未東征之先而此篇解題謂叔虞之封又引東征為說皆所未合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呂氏曰爻斤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蔡註　孔氏曰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唐氏曰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惟內五服也○林氏曰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惟內五服也○在畿外○林氏曰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惟內五服也○葉氏曰列國大夫入于天子之國皆曰士春秋傳晉士起是也○潘氏曰君行臣從鄉大夫士皆見也此二家訓見士不作事始存之○潘氏曰勤猶扶杜以勤歸之勤洪大也經之言謨者多矣○王氏於此章無解○新安陳氏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云云之類參以召誥日月脗合洛誥疑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之此全不相應

其為洛誥脫簡何可疑者諸家何附會強解之非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篤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纂註　吳氏曰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纂註　林氏曰此篇多及慎罰用刑者案左傳周克商則以天命殷民結之蘇忿生以温為司寇立政司寇蘇公是也又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蘇忿生以温為司寇立政司寇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公為之故并以詰姦刑暴之事告之其曰外事外正以衛為外則內事者王朝司寇之事也故於刑罰為詳外言者治殷民於衛也以衛侯入繼蘇公為司寇○陳氏大猷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感仁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於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為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戕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已之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　輯錄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註古註既是杜撰如今便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廣　纂註　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以有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新安陳氏曰諸儒泥周公命康叔之說者謂公呼武王為寡有之兄言其德不羣也豈事理名稱之實乎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略只以一勖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略且勖字惟自謙乃可言耳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商耆成人又引聞由古先哲王述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爲弘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纂註 林氏曰雖求者成法往古又當弘于天召誥曰則無遺壽考其稽我古人之德又能稽謀自天即此意○吳氏曰荀卿以弘于天爲弘覆于天謂欲康叔保乂民如天之弘覆 王曰嗚呼小子封惙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惙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蚩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 新錄 惙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爾 問惠不惠懋不懋曰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亦通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此說長 厚齋 痛病在汝身欲去之○夏氏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惙瘝爾爲侯非富貴之也乃委痛病於爾身爾上則天難恃下則民難保非惙瘝乃身乎○陳氏經曰不必求之天求之民可也不必求之民求之心可也○孔氏曰怨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之林氏曰致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必順於人而勉於己怨庶可弭也○吳氏曰惠猶循惠寬惠所不惠也克勤小物想所不懋也如是則可無怨○張氏曰惠所不必惠無所不惠矣懋所不必懋無所不懋矣 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與新民終之 在廣主意和保殷民大學章句敍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鼓之舞之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感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

曉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可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蔡輯

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之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也○陳氏大猷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知道盡愉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之意歟蔡輯

○蔡氏元度曰式法也不典式爾古註式訓勉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通○呂氏曰式法也不典式用刑不可不明也可不殺小罪姑緩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姑緩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顧之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敘林氏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人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之皆所以應而保之也○陳氏大猷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知道盡愉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之意歟蔡輯

○蔡氏元度曰式法也不典式用刑不可不明也可不殺小罪姑緩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姑緩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顧之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敘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育也故民其安治蔡輯

○林氏曰若有疾刑人如痛在己又恫瘝之意張氏曰刑罰而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紊刑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勑懋而且和也○林氏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誠然蓋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舉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己疾則調治無所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必康且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新安陳氏曰此處三言惟民其必加以後之二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勑懋和也

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之大者劓則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盧非汝封刑人殺人止無或劓則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劓則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正在己也須改其向只是說非汝封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

輯錄

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則無或劓則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須改其向只是說非汝封刑人殺

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非汝封剿刵人則人亦無敢剿刵人耳先儒作四句讀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廣案蘇氏以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爲一句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衞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衞國對言爲外事今案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晉今其之國之辭而末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集註

呂氏曰汝列是法以司牧有衆商人舊刑自有倫敘若周室之法則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殷民之便殷罰之有倫者可從也○陳氏大猷曰上章槩言用刑此章專言衞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楗也有限之職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未知何所據○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與卽衞封而不相妨往來乎朝廷邦國之閒何往不可呂陳內事外事外庶子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未知何所據○閩戍王封康叔之說乃自伸一足與人拖之何也權用殷罰有倫者正是[illegible]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當以爲斷一要者必服心服膺而念之旬一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集註

陳氏大猷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鄭註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林氏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臨刑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語要囚之意○新安陳氏曰宋歐陽公瀧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每爲曰求生道而不得矣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斅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情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集註

孔氏曰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陳氏大猷曰罰懲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臾氏曰又須用其刑殺之合於義者不可使是法司觀望於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新安陳氏曰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愼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即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

厥德亦惟爾知之好言用罰之要故先發其良心焉

新安胡氏曰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知所以深相孚契相戒飭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賄暴悍

人誅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懼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唐孔氏曰顛越人謂不死而傷○呂氏曰此不待教而誅之者也○陳氏大猷曰此一節上下疑有闕文○呂氏曰說者以凡民自得罪以下與上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法封乎所謂刑加於自犯之罪也用刑皆如此則埶公理矣所刑苟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已也○新安陳氏曰呂說齊蔡亦略取之然平心讀此五句實與上文不貫關之良是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

新安胡氏曰此一節又申言寇攘姦宄之罪大可惡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

惟不孝不友子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

不孝不友之人而於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輯錄　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　惟弔茲惟痛憫不自我得罪也葉說雖好然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憫痛之深恨不罪之則民彝泯亂也廣

蔡氏元度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林氏曰弔讀爲弔閔之弔弔閔其悖人倫如此無乃我正人之罪乎○張氏曰民之秉彝民彝常性之謂也○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新安陳氏曰案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功不幸而後方嚴奢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有又案此章乳註甚明蔡傳從之當矣

不率大

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

不率大敷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列布條教達道于畺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則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茲義率殺其罪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罪而刑亦仁厚而已矣 蔡註 ○孔氏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蔡註 ○呂氏曰然叔不以身率之則亦大戛戛乎其難哉○真氏曰呂說似得之與下段相應蓋戛者二物相擊之謂○一說戛擊也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戛擊以痛懲之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新安陳氏曰不率大戛一句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孔訓戛爲法亦未見所本後一說爲常固不通蔡訓戛爲法亦未見所本後一說其庶幾乎然此句合闕疑○孔氏曰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林氏曰況汝衛國之臣如庶子者與衆官之長及諸小臣皆當分別其善惡以播敷教化而造成斯民善與善然後無曠其職苟不念此不用此以病其君是乃長於爲惡朕亦將惡之矣率殺謂案法殺之也○吳氏曰速由茲義率殺即前文王所作罰刑無非義也○王氏日休曰前言速由文王作罰刑此言茲義豈非指文王之義刑乎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蔡註 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爲威虐汝之爲此欲以德乂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爲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洪之意也 林氏曰不能厥家人如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也○薛氏曰能與柔遠能邇之能同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蔡註 林氏曰典者天敘之典即父子兄弟之常道敬典者敬敷五教也忌忌惡也 林氏即在寬是也不專以嚴刑峻罰迫切之則無不敬典而用以裕民寬以誘之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作矣然爾之裕民豈能成其所不爲忌則有所畏而能順其所爲忌則有所不爲○陳氏大猷曰民之不孝不友由不知敬五典也敬則律己嚴而感孝者蓋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弗念弗備既以爲朕慤則敬忌裕民人其有不懌乎○唐孔氏曰敬忌謂敬德忌刑○新安陳氏曰前之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兩言速由何其速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成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緩也急其緩也行而不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三節疑有錯簡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劒今民罔迪不適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孔氏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治民乃欲求等商先智王〇林氏曰我今其惟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安治斯民者作起而求之求如敬以求之之求〇陳氏曰以作民之求君者民之所求也王猶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於無危〇真氏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爲無非導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〇新安陳氏曰作求林說爲優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戢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辰

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若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臧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蔡氏新安陳氏合孔林陳三說以補之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於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殛我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爲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遄天之罰殛可乎爽惟天其罰殛我與爽惟民迪吉康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闕之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敬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敬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如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錄 蔽時忱陳說陋至 纂注 陳氏曰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常之法皆起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之蔽惟斷以至誠則能不惑於非謀非彝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於不誠也〇陳氏大猷曰爲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爲非謀非彝王恐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故戒以勿用

而惟斷以至誠也不則敬德大法古人之敬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悠悠而欲其汲汲故以敬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欲其安汝心安則悠其警省不暇也故又欲其回顧汝德顧則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不必言行寬政但自無作忍以下數句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絕之也蓋為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畢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集註 爾雅曰肆今也○復齋董氏曰肆語辭如肆祖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也○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誥命高乃聽猶尊所聞○孔氏曰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蘇氏曰高乃聽聽于古也告文考先哲王之道所聽豈不高乎

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而言

集註 殄享世享皆享于天子廣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之民之綱要莫大于此○新安陳氏曰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前所謂罔又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之矣弗念弗聽則殄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案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眾人和作則首稱其眾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眾大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此為眾人而作也湯誥首稱六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大命于妹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專誥惡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惡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鄘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必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嗢他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

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獃想得彼言幾箇喫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破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卞閒想然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閒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荅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大雅

集註 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新安陳氏曰此篇初以酗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爲康叔言後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末云矧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

集註 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紂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名地○新安陳氏曰提起頭說今明大命令于妹邦大命即下文是乃穆考文王

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啟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啟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啟亦諄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啟庶邦云

集註 新安陳氏曰案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爲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耶穆穆之證非也

也有正有少○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爲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爲亦天之所使也○呂氏曰天下之物無一不本於天以酒論之麴糵水火之劑皆天所爲天之降命所以使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此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困即天之降威也○林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

集註 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集註 朱子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戒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珍天物釋氏惡之必欲衣懷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珍而已衣服而至於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室之以土不知土既室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集註 林氏曰聖人所爲而以爲天降命人以酒

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為天降咸羞于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為孰非天之所為哉○
陳氏曰此文王詰戒庶邦庶士之辭○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
設酒之初意本為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
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
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
室方無酒禍矣○史氏漸曰吾竊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
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
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
又能以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

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
毋嘗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陳氏大猷曰此文王又誥教庶邦庶士之小子○林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於後則
行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蘇
氏曰有止有所治也有事有所作也凡治之有事民各有業也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林氏曰
有正有官以治之有事民各有業也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林氏曰
無常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所當飲而飲之故於庶國之飲者惟因賜
祀胙而已○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中無所主則為蜮蘗所迷矣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

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

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

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呂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

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
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
不已故欲其合而為一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真氏
曰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
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
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熟則志于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
一不以謹酒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
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
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
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
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息齋余氏曰惟天不畀純侵戕我國家純
純字屬下句何邪○孔氏曰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
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來易所無遠行

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蔡沈曰肇修舜典孔訓只作始爲歸路○新安陳氏曰何以見其純一之行以先藝黍稷後遠服賈無非續其殷肱之力而其用心惟在於事考長養父母未嘗分心於他適也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亦風俗之厚也服田與服賈者皆以孝養爲心尚奚暇於縱酒哉○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使用酒者聖人之教至於斷絶人情則不行所以開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真氏曰此兼農商言之於理爲長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言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案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絶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耆饋祀皆凶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集註 孔氏曰汝大能遒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食於祖考矣○王氏曰非耆耄不飲酒醉飽○陳氏大猷曰惟君上下疑有闕文○林氏曰大能進德至於耆老則爾得以飲食醉飽蓋先王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凡以致其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庶幾能進饋食於祖考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新安陳氏曰蔡氏於羞耆之羞訓養羞饋祀之羞訓進不如古註皆訓爲進自介之介愚竊詳剛介以自守也當如介如石不以三公易其介之介自介以用逸則以介然自守之節操用於歡然自逸之宴樂以介用逸非以逸爲逸雖逸而不過矣此數句以稽中德爲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逸必持之以介而非介不逸以此乃可爲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可充之爲大德也德之一字爲酒誥一篇之綱領辟言之救千丈渾之一寸膠也上文之德將無醉下文之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誥教其大如此 集註 新安胡氏曰蔡氏訓棐徂本孔氏當關之○陳氏大猷曰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吳通志堂

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爲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周公受之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集註 唐孔氏曰周受殷命故舉殷代之以戒曰畏天畏民之實○王氏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爲戒○林氏曰經德秉哲乃商先王持養到處○陳氏大猷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王氏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事兼小大之臣皆可稱也○新安陳氏曰上文言周受殷命故舉殷代之以酒興亡者以爲戒此先言殷先王之以不湎酒而興也迪畏以下數句與崇飲正相反商人以尚敬爲法尚飲爲戒曰畏曰敬則百善成尚飲則百邪生○眞氏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訖一於敬舉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況荒敗於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之幾宜深味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而言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集註 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內服畿內也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爲亦不爲也祇辟敬君也○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爲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兢業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祇懼此畏也商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爲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敢飲亦且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一全章言商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爲心故不暇湎酒而興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

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
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
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

辜罪也○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子受也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
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奉誓
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
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
嗜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
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
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
豈虐殷惟殷之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蘇氏曰祇適也適足以爲怨仇之保○陳氏大猷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畏
紂死滅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眞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很水火
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馬氏曰古民人字通用○新安陳氏
此繼言紂以湎酒而亡也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沈湎于酒而亡

康叔戒其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反相應前曰祀茲酒此曰弗惟德馨香祀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以祭祀而惟用於羣飲無馨香
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威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此曰天
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
介用逸也自逸乃逸罔愛于殷惟逸自介用逸以介
用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逸爲逸也使不以剛介之訓之而但曰助曰副則
與此所云逸者何以異哉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
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
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
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
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新安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
制酒之意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
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
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

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
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

史掌八柄之法以馭其友者及其賢臣百察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而欲知所謹矣況爾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曠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俾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廊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爲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勘惡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敦能禦之而況因論點書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遂於酒德也哉

雲莊 王氏曰殷獻臣謂四方諸侯接於衛者服休者以德爲事謂在位者也

許敬 如矧惟若疇止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遠保

辟絕句屢出諸儒之表道天服采者以事爲事謂在職者也或康叔爲諸侯長故勘惡及侯甸男衛上言殷獻臣人亦冕相之類也○林氏曰康叔爲友者也○蘇氏曰酒非下言獻臣之爲百宗工者此獻臣乃周官之致仕里居者○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爲友者也○蘇氏曰酒非剛者不能制○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若泛泛悠悠則不能制○新安陳氏曰剛制固勘惡之意而用力加重焉亦前自介之意也此章有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勘惡以上所戒勅而剛制

以己所檢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雲莊 孔氏曰我其擇罪重

○林氏曰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是周人已革者而殷之故臣猶或羣飲不可不嚴爲之法商人則反是○史氏浚曰王非果於殺也教者也而或羣飲至於羣壞風俗者也商人羣飲固已不善此風又及於周人則何以爲國邪故於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悛於周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懼其云者非必殺也有殺之之理也語曰其然豈其然乎傳曰天其或者其之爲言有疑意存焉將開其恐懼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初不必於殺也○劉氏彝曰此書不責商民之湎淫而責在位之躬化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自矧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輩也使民爲羣飲有司之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諄諄于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爲言而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導迪爲是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

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蔡註　愚謂殷諸臣湎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積久也

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專時同于殺　有者不忘之也

斯此也捐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蔡註　王氏曰休曰此三節皆王告康叔之辭○呂氏曰明享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也○夏氏曰有此酒者將以明潔爲享祀之用非爲羣飲設也此如文王告庶邦庶士謂祀茲酒也若如此教之而不用我所教之辭時則可與前羣飲之人同殺之也亦一說　王曰封汝

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

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蔡註　唐氏曰或曰誥毖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毖何也曰毖者爲教之心教者爲毖之辭○新安陳氏曰汝當常主於聽我毖謹庶士將終曰劼毖殷獻臣篇終又曰汝典聽朕毖毖之一辭一篇三致意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訓六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說者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沈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人正治之勿爲之辯以爲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汎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爲句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誖之舊習乃所司教之民湎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勿辯乃司爲句其說最優於諸家然

比句恐有脫誤不如闕之○愚謂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卜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喻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辭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兹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復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周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俞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輔氏　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　嘉謙又說

梓材是洛誥中書[illegible]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卓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下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闕之又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録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　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蔡註　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疎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臣民擁助之於大家而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一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唐孔氏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夾音協○左傳以夾輔周室夾晉甲○陳氏曰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懷來諸侯爲已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享也亦旨盡用明德非勉強而然也式法也用明德則先王之典也後王式典法先王之用明德而已如是則集庶邦丕享未盡丕享今曰丕享則無乎不享也○新安胡氏曰朱子既謂自此章以後爲他書錯簡誤錄於此則不當復以武王命康叔解之只作臣告君之辭可也

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尚書句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

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新安陳氏曰蔡氏訓肆爲今未安肆故也遂也朱子曰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肆往咨徂之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不昧之理無上下之間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既用以

衛侯勤司寇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刑康誥反覆於明德慎罰之多及於刑康誥又以懲羣臣飲爲務而曰子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諸葛梓材告戒於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之屢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蓺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稽治也敷蓺布種也陳列也修治也疆畎界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蓺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塗塈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以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

蘇氏曰敷治也蓺孫炎曰蓺始去草也○孔氏曰陳列修治疆畎也左傳如農之有畔○說文畎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孔氏曰垣牆也馬氏曰甲曰垣高曰墉○說文塈仰塗也○穀梁傳焚雍門之茨蓋也○陳氏大猷曰具麤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雘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雘則是朱色者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

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懌迷民及用以懌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間乎 已若

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

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曰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並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詰則未必然也 蔡註 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此之監去聲監觀之監已乎君其監觀于茲臣所祈於君惟已欲自今至于萬年當爲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曰萬年惟王若止於長有天下而已則非武王之詰則未必然也意實公而非私於土家也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讀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其免於穿鑿云○蘇氏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爲言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滅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入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促延義荅曰莫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俾之誅止其身子讀至此未嘗不流涕

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蔡初王氏曰蘇氏此論大爲有勸戒有裨世主述作必有此等議論方可行世

書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